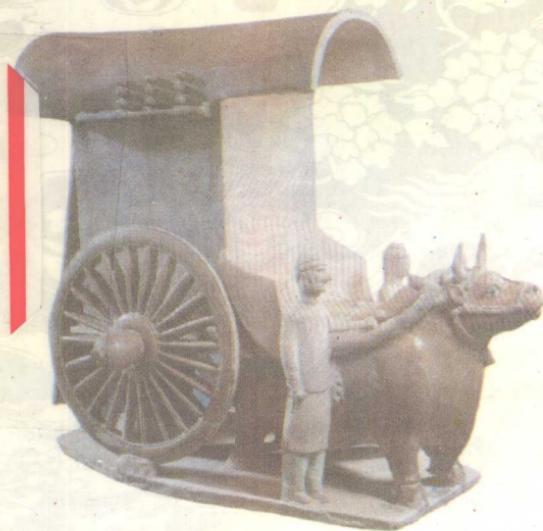


「北齐」顏之推著 易孟醇 夏光弘注译

顏氏家訓



颜氏家训

[北齐]颜之推/著
易孟醇 夏光弘/注译



岳麓书社

责任编辑 刘 柯
封面设计 黄 朝

颜氏家训

〔北齐〕颜之推 著

易孟醇 夏光弘 译注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交通学院印刷厂印刷

1999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：8.75

字数：250,000 印数：1—5000

ISBN7—80520—907—3

G·134 定价：12.5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科调换

社址：长沙市新民路10号 邮编：410006

前　　言

《颜氏家训》是我国南北朝时北齐文学家颜之推的传世代表作。颜之推(公元531~约590年以后),字介,祖籍琅琊临沂(今山东省临沂县),东晋以后,世居建康(今江苏南京)。父协,曾任梁湘东王萧绎镇西府的咨议参军,颜之推随父在江陵,少时即以才华著称。侯景作乱,之推几乎被杀。后因救获免,押送建业,平乱后才回到江陵。萧绎称帝(梁元帝),之推被任命为散骑侍郎。西魏攻破江陵,之推被俘,送往长安。后来北齐与梁通和,他便东奔到北齐的首都——邺,想从那儿南归故里。但在滞留北齐时,为齐主所重,被委任主管文林馆,参与修撰类书《修文殿御览》等,官至黄门侍郎。北齐亡后入周,做过御史上士。隋开皇中,被太子杨勇召为学士,不久病逝于京都大兴(今西安),享年六十余岁。

颜之推一生,历仕四朝,“三为亡国之人”,饱尝离乱之苦,深怀忐忑之虑。曾写了一篇《观我生赋》,对于自己身经亡国丧家的变故,以及“予一生而三化”的无可奈何情状,作了痛苦流涕的陈述,且悔恨道:“向使潜于草茅之下,甘为畎亩之民,无读书而学剑,莫抵掌以膏身,委明珠而乐贱,辞白璧以安贫,尧舜不能辞其素朴,桀纣无以污其清尘,此穷何由而至?兹辱安所自臻?”悲愤之情,溢于言表。

正由于颜之推“生于乱世,长于戎马,流离播越,闻见已多”,入隋以后,便本着“务先王之道,绍家业之业”的宗旨,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、处世哲学,写成《颜氏家训》一书训诫子孙。全书二十篇,各篇内容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,但主要是以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子弟,讲如何修身、治家、处世、为学等,其中不少见解至今仍有借鉴

意义。如他提倡学习，反对不学无术；认为学习应以读书为主，又要注意工商贾等方面的知识；主张“学贵能行”，反对空谈高论，不务实际等。他鄙视和讽刺南朝士族的腐化无能，认为那些贵游子弟大多没有学术，只会讲求衣履服饰，一旦遭了乱离，除转死沟壑，别无他路可走。对于北朝士族的腆颜媚敌，他也深致不满。且往往通过插叙自身见闻，寥寥数语，便将当时社会的人情世态，特别是士族社会的谄媚风气，写得淋漓尽致。如《教子》篇云：“齐朝有一士大夫，尝谓吾曰：‘我有一儿，年已十七，颇晓书疏，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，稍欲通解，以此伏事公卿，无不宠爱，亦要事也。’吾时俯而不答。异哉，此人之教子也！若由此业自致卿相，亦不愿汝曹为之。”语言朴实而生动，一时士大夫的心态跃然纸上。

《颜氏家训》一书不仅对当时诸如“玄风之复扇、佛教之流行、鲜卑之传播、俗文字之盛兴”等多方面作了较为翔实的纪录，为后人保留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，还在它的《文章》篇中，通过论述南北朝时的作家作品，反映了当时的文学观点和他自己的文学主张。颜之推很重视文学。他批评扬雄视文学为雕虫小技的说法，并从个人立身修养的角度说明文学（包括学问、口辩、作文等文化修养）的重要性。对于文学的功用，颜之推不狭隘地仅仅把它归结为服务于政治教化和实用，他也肯定文学具有愉悦耳目、陶冶性灵的审美功能，同时也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中表现出了较强的文学审美能力。他的文章内容真实，文笔平易近人，具有一种独特的朴质风格，对后世的影响颇为深远。

颜之推以学问广博著称。《颜氏家训》中《书证》篇考据名物，讨论语词训诂，《音辞》篇辨析声韵，“斟酌古今，掎摭利病”，都颇具精义，反映出颜氏广博的学识和较深的造诣。

《颜氏家训》成书于隋文帝灭陈国以后，隋炀帝即位之前（约公元6世纪末）。自成书以来，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，一直被作为家教范本，广为流布，经久不衰。究其原由，主要是书中内容基

本适应了封建社会中儒士们教育子孙立身、处世的需要,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教育方法和主张,以及培养人才力主“治国有方、营家有道”之实用型新观念等,继承和发展了儒家以“明人伦”为宗旨的“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传统教育思想。正由于此,历代统治者对《颜氏家训》非常推崇,甚至认为“古今家训,以此为祖”,以致大肆宣传,广为征引,反复刊刻,虽历经千余年而不佚。流传至今,它的主要刊本有宋淳熙七年(1197年)台州公库本,明万历甲戌(1574年)颜嗣慎刻本和程荣《汉魏丛书》本,清康熙五十八年(1719年)朱轼评点本、雍正二年(1724年)黄叔琳刻节钞本、乾隆四十五年(1780年)卢文弨刻《抱经堂丛书》本、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今人王利器撰有《颜氏家训集解》,并附各本序跋、颜氏传及其全部佚文,迄今为止,最为完备。本书原文即以《颜氏家训集解》为本,参校其他善本,吸取历代先贤特别是当今学者的研究成果,也借鉴了其他译注本的精华,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准确、简明、实用的古典家教读本。当然,《颜氏家训》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产物,其封建性的糟粕不可忽视,诸如书中对封建纲常伦理的宣扬,对明哲保身的说教,以及对佛教因果报应的迷信宣传等,都望读者有以鉴之。

注译者 1999年1月

目 录

前 言.....	(1)
序致第一.....	(1)
教子第二.....	(4)
兄弟第三.....	(13)
后娶第四.....	(19)
治家第五.....	(25)
风操第六.....	(37)
慕贤第七.....	(71)
勉学第八.....	(79)
文章第九.....	(118)
名实第十.....	(146)
涉务第十一.....	(154)
省事第十二.....	(159)
止足第十三.....	(169)
诫兵第十四.....	(172)
养生第十五.....	(176)
归心第十六.....	(180)
书证第十七.....	(198)
音辞第十八.....	(243)
杂艺第十九.....	(252)
终制第二十.....	(266)

序致第一

【提示】

本篇是作者的自序，中心在阐明自己写作此书的宗旨是为了“整齐门内，提撕子孙”；也就是要端正自家门风，教诲子孙后辈用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自己，使之更好地修身、为学和处世，从而达到继承祖传家业和巩固既得社会地位的目的。从这一宗旨出发，作者提出了两个明确的观点：一是家庭教育十分重要，有“师友之诚”、“尧舜之道”所不可替代的作用；二是家庭教育应从小抓起，并以亲身经历和铭心刻骨的教训告诫人们，家庭教育宜早不宜迟。

夫圣贤之书，教人诚孝^①、慎言、检迹^②；立身扬名，亦已备矣。魏、晋已来^③，所著诸子^④，理重事复，递相模效^⑤，犹屋下架屋，床上施床耳^⑥。吾今所以复为此者，非敢轨物范世也^⑦，业以整齐门内^⑧，提撕子孙^⑨。夫同言而信^⑩，信其所亲^⑪；同命而行，行其所服^⑫。禁童子之暴谑^⑬，则师友之诚不如傅婢之指挥^⑭；止凡人之斗阋^⑮，则尧、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^⑯。吾望此书为汝曹之所信^⑰，犹贤于傅婢寡妻耳^⑱。

【注释】

①诚孝：即“忠孝”。作者为避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的名讳，改用“诚”字。

②检迹：检点行为，不放纵。是六朝时的习惯用语。 ③已：同“以”。古通用。

④诸子：此指魏晋以来各家阐述儒家学说的论著，如徐幹《徐氏中论》、王肃《王氏正论》、顾譚《顾子新语》、谯周《谯子法训》等。 ⑤效：同“效”。

“模效”即“模效”，模仿、仿效的意思。 ⑥屋下架屋，床上施床：六朝、隋唐时的的习惯用语，意为废材重叠，多而无用，喻指简单模仿、重复他人而缺少新意。

的言论、作品。犹今之成语“叠床架屋”。 ⑦轨物范世：轨，车辙，喻指应遵循的规则；范，制作器物的模子，喻指模范、榜样。轨物范世，喻指世人修身处世的规范。 ⑧业，事，此指作家训这件事；以，用。业以，即“用它来……”。

⑨提撕(xī)：提携、拉扯。《诗·大雅·抑》“匪面命之，言提其耳”，郑玄笺曰：“我非但对面语之，亲提撕其耳。”意如成语“耳提面命”，喻指亲切教导，提醒、劝勉。 ⑩同言：同样的话。徐幹《中论·貴驗》有“子思曰：‘同言而信，信在言前也；同令而化，化在令外也。’” ⑪亲：此指亲近、亲密的人。 ⑫服：信服、敬服。 ⑬暴谑(xuè)：暴，暴躁，过分急躁；谑，戏谑，玩皮。 ⑭侍婢：即侍婢，女佣人。 ⑮止：制止。凡人：一本作“兄弟”，意为普通人，如平日的兄弟。斗阋(xi)：指家庭内部的斗殴争吵。 ⑯寡妻：嫡妻，正妻，即妻子。一说寡者少也，正妻只一人，故曰寡妻；一说是谦词，寡德之妻。 ⑰汝曹：你们。曹，指辈、群，今方言犹存。汝曹即你们这班人，是长辈称呼子孙后辈。

⑱贤：胜过，超过。

【译文】

圣贤的著述，教导人们要尽忠尽孝、言语谨慎、行为检点；看来有关立身扬名的道理，也说得够完备了。从魏、晋以来，各种阐述古代圣贤思想的著作，道理重复，内容雷同，互相抄袭模仿，犹如屋内建屋、床上叠床。我现在之所以又来写这类书，并不是想用它来作事物的规范、世人的榜样，只是想用它来端正自家的门风，提醒、教导子孙罢了。同样一句话，有的人就相信，这是因为说话者是他们所亲近的人；同样一个吩咐，有的人就照做，这是因为吩咐者是他们所敬服的人。要禁止小孩过于淘气、顽皮的行为，则师长的告诫，还不如侍婢的劝阻有效；要制止兄弟间的争斗，若告以尧、舜的教导，还不如他们妻子的诱导、劝告。我希望这本书能被你们后辈子孙所遵从，那它就胜过侍婢、妻子所起的作用了。

吾家风教^①，素为整密。昔在龆龀^②，便蒙诱诲。每从两兄^③，晓夕温清^④，规行矩步，安辞定色，锵锵翼翼^⑤，若朝严君焉^⑥。赐以优言，问所好尚，励短引长，莫不恳笃。年始九岁，便丁荼蓼^⑦，

家途^⑧离散，百口索然^⑨。慈兄鞠养^⑩，苦辛备至，有仁无威，导示不切。虽读《礼传》^⑪，微爱属文，颇为凡人之所陶染，肆欲轻言，不修边幅^⑫。年十八九，少知砥砺^⑬，习若自然，卒难洗荡^⑭。二十已后，大过稀焉，每常心共口敌^⑮，性与情竞^⑯，夜觉晓非，今悔昨失，自怜无教，以至于斯。追思平昔之指^⑰，铭肌镂骨，非徒古书之诫，经目过耳也。故留此二十篇，以为汝曹后车^⑱尔。

【注释】

①风教：风、教，义同。或指风气、教化，此处即指家教。 ②龆龀(tiáo chèn)：垂髫换齿之时，指童年。龆与髫，古字通，都指古时候小孩子头上扎起来下垂的短发。 ③两兄：指颜之推的两个哥哥之仪、之善。 ④温清(qīng)：古代子女奉养父母的礼节之一，是要“冬温而夏清”，即冬天要温被御寒，夏天要扇席致凉。“温清”即“冬温夏清”的略语。 ⑤锵锵(qiāng)翼翼：锵锵，犹跄跄，形容步趋有礼节；翼翼，恭敬的样子。锵锵翼翼，形容人行走时恭敬而有礼。 ⑥严君：本指父母亲，此指威严的君王。 ⑦丁：当，遭逢。荼蓼(tú liǎo)：苦菜名，喻指苦辛。此指父母亲去世，家境困苦。 ⑧家途：家道、家业。 ⑨百口：指全家。古时多为大家庭，亲属一起，人口众多，故称“百口”。索然：萧索、冷落而无生气的样子。 ⑩鞠养：抚养，养育。 ⑪礼传：解说《礼经》的文字，指《礼记》与《大戴礼记》等。礼传是相对于《礼经》而言的（《礼经》已失传）。 ⑫修：旧本皆作“备”，卢文弨、郝懿行及今人王利器都校作“修”。 ⑬少：与“稍”同。砥砺：磨炼。 ⑭卒(cù)：通“猝”，忽然，短时间。 ⑮心共口敌：指口里容易说出，但心里控制不让说出来，犹言“口是心非”。 ⑯性与情竞：指人的理智与情感处于一种矛盾斗争之中，难以平衡。 ⑰指：同“旨”，意旨、意向。 ⑱后车：车，一本作“范”。此为“前车覆，后车戒”的意思。

【译文】

我家的门风家教，一向严谨。我早在幼儿时期，就时常得到长辈的指导教诲。每次跟从两位兄长去早晚侍奉父母，一举一动都循规蹈矩，神色安详，言语平和，走路时恭敬谦和，好像朝见威严的君主一样。而父母总是慰勉我们，询问我们的喜好志向，勉励我们

扬长避短，其态度是十分恳切的。我才九岁，便遭逢父母亲相继去世，家道中落，一个百口之家毫无生气，冷落萧条。慈爱的兄长供养我长大，尝尽了生活的艰辛困苦，他心地仁慈而缺乏威严，对我教导不够严格。我虽然读过《礼记》之类的书，也稍喜欢写点文章，但与一般人交往而颇受习俗陶染，放纵私欲又信口开河，还不修边幅。到了十八、九岁时，才稍稍知道要磨炼自己的品性，但已习惯成自然，很难一下子彻底改正。二十岁以后，我很少犯大错了，但经常表里不一，口是心非，理智与情感总相互矛盾，夜晚察觉到白天犯的过错，今天悔悟昨天的过失。我可惜自己没有受到很好的教导，以至于到这种地步。如今回想从前的教训，真是刻骨铭心，那是不同于古书上的劝诫，仅仅看一看、听一听而已的。所以我特意写下这二十篇《家训》，作为你们的前车之鉴吧！

教子第二

【提示】

本篇围绕如何教育子女的问题展开议论。作者为强调一般人都有接受教育的可能性和家庭教育的重要性，开篇便根据孔子、董仲舒关于人性的理论，提出“上智”“下愚”之分和“中庸之人，不教不知也”的论点，并由此引发出关于教育子女的几个重要问题。一是家庭教育要从早期开始。认为有条件的家庭要像古代圣王和贵族家庭那样进行胎教，以使胎儿在母体中便受孕妇言行的感化，出生后再聘请师保，导引其学习“孝仁礼义”；一般家庭即使做不到如此，也应在孩子能够“识人颜色，知人喜怒”时就不失时机加以教诲，进行引导，使其在“神情未定”的稚幼期，就养成良好的习惯。二是主张家庭教育要做到爱与教结合。认为父母对子女不能溺

爱，“饮食运动，恣其所欲”，等到坏习惯已经养成，再纠正就困难了；并举了历史上严格教育和溺爱所造成的不同后果为例，进行对比说明。三是主张家庭对子女的教育要一视同仁，不能偏宠偏爱，并举例说明在家庭教育中，由于父母偏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。四是强调教育子女要有正确的目的，并以亲身见闻针砭流俗，表明自己的态度。

上智不教而成，下愚虽教无益，中庸之人^①，不教不知也。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^②，怀子三月，出居别宫，目不邪视，耳不妄听，音声滋味，以礼节之。书之玉版，藏诸金匱^③。子生咳唶^④，师保固明，仁孝礼义，导习之矣。凡庶纵不能尔^⑤，当及婴稚，识人颜色，知人喜怒，便加教诲，使为则为，使止则止。比及数岁，可省笞罚。父母威严而有慈，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。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，每不能然。饮食运为^⑥，恣其所欲，宜诫翻^⑦奖，应诃反笑，至有识知，谓法当尔。骄慢已习，方复制之，捶撻至死而无威，忿怒日隆而增怨^⑧，速于成长，终为败德。孔子云“少成若天性，习惯如自然”^⑨是也。俗谚曰：“教妇初来，教儿婴孩。”诚哉斯语！

【注释】

①中庸：中等才智的人。古人认为，上智与下愚之民少，而中庸之民多，“中庸之流，要在教化”。 ②胎教：指孕妇谨言慎行，心情舒畅，给胎儿以良好的影响。我国古代关于胎教的记载很多，较早的见于《大戴礼·保傅》篇。

③金匱：用金属制成的藏书柜。 ④咳唶：按《说文》口部：“咳，古文从子，作孩。”古时应与“孩提”同，均指二三岁间小孩，在襁褓，知咳嗽，可提抱。

⑤凡庶：平凡百姓。尔：如此，这样。 ⑥运为：作为，行为。 ⑦翻：反，反而。与下文“反”互训。 ⑧忿：通“愤”；“隆”，增加。 ⑨少成若天性，习惯如自然：语见《汉书·贾谊传》引，意为从小养成的习惯就像天性如此，长期养成的习惯就像本来如此。

【译文】

智力超群的人，不用教导也能成才；智力低下的人，虽受教导也于事无补；智力中等的人，不教导就不会懂得事理。古代，圣贤的君王就有胎教的方法：王后怀孩子有三个月时，就要搬出皇宫，让她住在别宫里，眼不看不该看的东西，耳不听不该听的东西，所听音乐和所嗜口味等，都要按礼仪进行节制。而且胎教的方法还要记录在玉片上，收藏在铜制的柜子里。孩子出生后，从刚刚会笑时开始，就确定了太师、太保，开始对王子进行仁、孝、礼、义等方面的教育，并引导他练习。普通人纵然不能做到这样，也该在孩子会辨认大人的脸色、知道大人的喜怒的年龄时，就开始教育他，做到大人允许他做才做，不允许他做就立刻停止。这样等孩子长到几岁大时，就可省得对他使用鞭、杖的惩罚了。父母对孩子既保持一定的威严，又不失慈爱，那子女就会敬畏谨慎而产生孝心。我见社会上有些父母，对子女不加教育，一味溺爱，每不以为然。他们对子女的饮食言行，总是任其为所欲为，该告诫阻止的反而夸奖鼓励，该斥责的反而嘻皮笑脸，等到孩子长大有了些知识时，还以为理应如此。孩子骄横傲慢成了习惯，才想到要去制止或纠正过来，就算把孩子鞭抽、棍打个半死也没有什么威力了，对子女日益增长的愤怒只会使子女怨恨，等到长大成人，终于还是道德败坏。孔子说：“少成若天性，习惯如自然。”正是讲的这个道理。俗谚说：“教导媳妇要趁新到，教育儿子要及早。”这话说得对极了！

凡人不能教子女者，亦非欲陷其罪恶，但重于诃怒^①，伤其颜色，不忍楚挞^②，惨其肌肤尔。当以疾病为谕^③，安得不用汤药针艾^④救之哉？又宜思勤督训者，可愿苛虐于骨肉乎^⑤？诚不得已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重：难，不愿意。诃怒：呵斥、怒责。 ②楚挞(tà)：用荆条鞭打。楚，

荆条。③谕：同“喻”。④针艾：针，针灸，用针扎穴位治病；艾，一种茎叶都有香气的草，针灸时或用针扎，或用艾灼穴位。⑤可愿：岂愿。有的版本作“岂愿”。

【译文】

凡是不善于教育子女的人，也不是想让子女走向作恶犯罪，只是不愿意大声怒斥，怕伤其脸面，更不忍心用荆条抽打子女而使其受皮肉之苦罢了。对于这样的父母，应当以治病救人的道理来打比方，一个人生了病，哪有不用汤药、针灸就能治好病的呢？也要想想那些勤于督促训导子女的父母，难道他们愿意苛刻地虐待自己的骨肉吗？这确实是不得已啊。

王大司马母魏夫人^①，性甚严正。王在溢城时^②，为三千人将，年逾四十，少不如意，犹捶撻之，故能成其勋业。梁元帝^③时，有一学士，聪敏有才，为父所宠，失于教义：一言之是^④，遍于行路，终年誉之；一行之非，掩藏文饰^⑤，冀其自改。年登婚宦^⑥，暴慢日滋，竟以言语不择，为周逖^⑦抽肠衅鼓^⑧云。

【注释】

①王大司马：即王僧辩（？—555），南朝梁太原祁（今山西祁县）人，字君才。初为湘东王萧绎的左常侍，后任竟陵太守；萧绎称帝后，任司徒、侍中、尚书令及大司马。他的母亲魏夫人为人谦和，治家严谨，即使儿子功盖天下，也“恒自谦损，不以富贵骄物”，朝野皆称其为明哲妇人。②溢（pén）城：古浔阳郡要地，故址在今江西九江市。梁湘东王萧绎曾任王僧辩云骑将军司马，守溢城，为三千人将，正指此时。③梁元帝：即萧绎（508—554），字世诚，梁武帝萧衍的第七个儿子。初封湘东王，镇守江陵（今属湖北）。侯景作乱，萧绎派王僧辩、陈霸先等讨伐，事平后，在江陵即帝位，在位三年被西魏掳杀。

④是：对，正确。⑤文饰：即掩饰，文过饰非。⑥登：达到。婚宦：即《后娶》篇所谓“宦学婚嫁”，指结婚、做官的成年期。⑦周逖：史书无此人。据卢文弨考《陈书》有《周迪传》，梁元帝曾授迪持节通直散骑常侍、壮武将军、高州刺史，封临汝县侯，“其人强暴无信义”。⑧衅（xìn）鼓：杀牲畜并以其血

涂鼓，是古代的一种祭祀活动。

【译文】

大司马王僧辩的母亲魏老夫人，秉性十分严谨方正。王僧辩驻守在溢城时，已经是一位统率三千人的将领，年龄已超过四十岁，但稍有不合意的言行，老夫人仍用棍棒教训他，因而能成就王僧辩的勋业。在梁元帝时，有一个学士，聪明机敏有才华，从小被他的父亲娇宠，缺乏教育方法：有一句话说得好，他父亲就到处宣扬，一年到头都赞不绝口；如果有一件事做错了，他父亲就极力为他遮掩文饰，希望他能自觉改正。这样到学士成年后，粗暴傲慢的恶习日益滋长，结果因为说话不检点，触犯了周逖，被周逖抽出肠子，还用他的血去涂抹战鼓。

父子之严，不可以狎^①；骨肉之爱，不可以简^②。简则慈孝不接，狎则怠慢生焉。由命士以上^③，父子异宫^④，此不狎之道也。抑搔^⑤痒痛，悬衾篋枕^⑥，此不简之教也。或问曰：“陈亢喜闻君子之远其子^⑦，何谓也？”对曰：“有是也。盖君子之不亲教其子也，《诗》有讽刺之辞^⑧，《礼》^⑨有嫌疑之诫，《书》有悖乱之事^⑩，《春秋》有邪僻之讥^⑪，《易》有备物之象^⑫，皆非父子之可通言，故不亲授尔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狎(xiá)：亲近而态度不庄重。 ②简：简慢，怠慢。 ③命士：指古代受有爵命(官职)的读书人。 ④异宫：不同的居室。《礼记·内则》云：“由命士以上，父子皆异宫。” ⑤抑搔：按摩。其意亦取自《礼记·内则》，“子事父母，妇事舅姑，……疾痛苛痒，而敬抑搔之。” ⑥悬衾(qīn)篋枕：悬挂好所卧的被子，用篋贮藏好所卧的枕头。 ⑦陈亢(gāng)：孔子的学生，字子禽。此句出自《论语·季氏》，写陈亢问孔子的儿子伯鱼，他是否受到不同于其他弟子的教诲，得知伯鱼并没有得到特殊的教导，只是趋而过庭时问过他是否在学习《诗》、《礼》。陈亢得知后“退而喜曰：‘问一得三：闻《诗》，闻《礼》，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。’” ⑧《诗》：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，即被儒家尊为经典的《诗

经》。相传由孔子删定，共三百零五篇。^⑨《礼》：儒家经典之一。汉初所谓《礼》，指十七篇之《仪礼》，又称《礼经》；合记而言，称《礼记》。后来又专称四十九篇的相传系西汉戴圣编纂的《小戴礼记》为《礼记》，十七篇的《礼经》为《仪礼》。此指《小戴礼记》，是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集，其中《曲礼上》有“男女不杂坐……嫂叔不通问”之类所谓避嫌疑的训诫。^⑩《书》：即《尚书》，也称《书经》，儒家经典之一。“尚”即“上”，《尚书》就是上古的史书，是我国虞、夏、商、周重要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。相传由孔子编选而成。其中记载了许多以下犯上、臣伐君的史实，这就是颜之推所说的“悖乱之事”。悖(bèi)：背礼，作乱。^⑪《春秋》：编年体史书，相传孔子据鲁史修订而成。所记起于鲁隐公元年，止于鲁哀公西狩获麟，共242年。^⑫《易》：即《周易》，儒家经典之一。内容包括《经》和《传》两部分。《经》主要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；《传》是儒家学者对《经》所作的各种解释，包括解释卦辞、爻辞的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、《序卦》等。《易·系辞上》有“备物致用，立成器以为天下利”，此处“备物之象”即指备物致用的卦象。

【译文】

父子之间要严肃，不可以过于亲昵；子女对至亲的爱，不可以简慢不拘礼节。不拘礼节就不能做到父慈子孝，过分亲昵就会产生放肆不敬之心。《礼记·内则》中记载，从有地位的读书人往上数，都是父子不同室居住，这就是使父子之间不过分亲昵的道理。至于长辈身体不适时，晚辈为他们按摩抓搔；长辈每天起床后，晚辈为他们整理卧具，这些都是讲究礼节的教育。有人要问：“《论语》记载陈亢听到孔子不亲昵自己的儿子，感到高兴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”回答是：“有这么回事。这是因为君子不亲自教授他的孩子。《诗经》里有讽刺骂人的话，《礼记》中有自避嫌疑的告诫，《尚书》里有违礼作乱的事，《春秋》中有对淫乱行为的指责，《易经》里有备物致用的卦象，这些都不是父亲可以直接向子女讲解的，所以就不亲自讲授。”

齐武成帝子琅邪王^①，太子母弟也^②，生而聪慧，帝及后并笃爱

之，衣服饮食，与东宫相准^③。帝每面称之曰：“此黠儿也^④，当有所成。”及太子即位，王居别宫，礼数优僭^⑤，不与诸王等。太后犹谓不足，常以为言。年十许岁，骄恣无节，器服玩好，必拟乘舆^⑥。尝朝^⑦南殿，见典御^⑧进新冰，钩盾^⑨献早李，还索不得，遂大怒，询^⑩曰：“至尊已有^⑪，我何意无？”不知分齐^⑫，率皆如此。识者多有叔段、州吁之讥^⑬。后嫌宰相^⑭，遂矫诏斩之^⑮，又惧有救，乃勒麾下军士，防守殿门。既无反心，受劳而罢^⑯，后竟坐此幽薨^⑰。

【注释】

①齐武成帝：北齐第五位皇帝高湛（534～565），神武帝高欢第九子，在位五年。琅邪王：高俨，高湛第三子，字仁威。初封东平王，高湛死后改封琅邪王。②太子：即高俨的哥哥高纬，字仁纲。母弟：同母所生的弟弟。③东宫：太子所居之宫，常代指太子。准：比照。④黠（xiá）：聪慧、聪明。扬雄《方言》：“自关而东，赵、魏之间，谓慧为黠。”⑤礼数：礼仪的等级。优僭（jiàn）：超越本份。⑥拟：仿照。乘舆：本为帝王所乘坐的车子，不敢直言皇帝时，便用“乘舆”代指。⑦尝：曾经。朝：朝见。⑧典御：主管御膳（皇帝饮食）事务的官员。⑨钩盾：主管皇帝园林、游猎等事务的官员。⑩询（gòu）：同“诟”，骂。⑪至尊：此指皇帝。⑫分齐（jí）：分际、分寸。⑬叔段：即共叔段，春秋时郑国国君郑庄公之弟。因母亲姜氏偏宠纵容，多行不义之事，最后叛乱，被庄公打败，出逃至共。事见《左传·隐公元年》。州吁：春秋时卫国国君庄公的儿子，杀死其兄卫恒公自立，后亦被杀。事见《左传·隐公》三、四年。⑭嫌：嫌弃、厌恶。宰相：指北齐宰相和士开。⑮矫诏：假托皇帝的诏敕。⑯劳：烦劳，指琅邪王被抓之事。⑰竟：终于、终究。坐：因为。幽：暗处、暗中。薨（hōng）：古时称诸侯或有爵位的大官死去为薨。高俨死时虽只十四岁，但已封王，故称薨。

【译文】

齐武成帝高湛的三儿子琅邪王高俨，是太子高纬的同母弟弟，他天生聪慧，武成帝和胡皇后都非常喜爱他，不论穿的吃的，都与太子相同。武成帝经常当面称赞他说：“这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将来应当有所成就。”等太子即位当皇帝，琅邪王搬到别宫居住，而他的